

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2》回归 新新喜剧，新新喜剧人



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2》近日回归上线，观众们欢呼，“我的快乐又回来了！”在上一季节目中，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》不仅给观众送去了欢乐，更是对新型喜剧进行了拓荒，对喜剧新人进行了掘矿，为整个喜剧行业的转型升级贡献了力量。从“一喜”到“二喜”，节目在内容上继续跃升，将会给行业带来更多的“新新喜剧”和“新新喜剧人”。

记者 刘雨涵

开场即“炸”

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》第一季口碑过硬，收获了8.5分的豆瓣好评，皓史成双、大禹治水、三狗等组合都备受欢迎，在演艺圈内得到了更多的表演机会。虽然观众们对老演员的回归呼声很高，但是节目组没有偷懒省事，第二季的25组喜剧人，除了土豆、吕严等几位“回锅肉”选手之外，基本都是全新面孔。

相当于评委身份的节目会长人选，第二季除了马东、黄渤、于和伟、李诞四位老面孔继续坐镇外，还加入了新会长那英，她表示自己是上一季节目的忠实观众。节目组特意给那英准备了没有电池的拍灯道具，让她还能过过“好声音”的瘾。一开场，会长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安排了即兴脱口秀的小环节。这个“YES AND”的互动模式，是此前在选手训练营中效果比较好的喜剧训练方式，不管台下提问的问题是什么，都要按照前期的选择来回答。于是就有了李诞回答最近的感情状态是“遇到前任”，于和伟对那英说出“记得交税”这样的搞笑名场面。会长们的即兴脱口秀成了节目不错的开胃前菜。

首期节目上演了6个喜剧作品，其中有3个作品拿到了过万的观众分数，4个作品获得了导师全票直接晋级，可见开场即“炸”。观众们的普遍观感是，第二季的作品质量要明显高于第一季，甚至

有好几个都能达到第一季前五名的水准。

第一个登场的喜剧组合“老师好”，其成员松天硕是第一季选手蒋龙、张弛的表演指导老师，刘旸是号称“教主”的脱口秀演员，不仅是浙江大学的高才生，还在新东方当了10年老师。他们表演的节目《虎父无犬子》就是刘旸根据自己的教学经历写出来的。借用老师家访这一惯常事件，节目探讨了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影响，接话像捧哏、偷吃方便面、接头接耳、班主任的后窗凝视，这些典型行为被称赞“精髓了”。而且节目胜在有教育意义而无说教意味，在细腻的表演中，流淌出表达的主题。

《突突突突突困》是一出荒诞剧，套上特工故事的壳，将送外卖狠狠黑色幽默了一把。“三把起送”“军火库现做的枪”“我进电梯了”……节目中抖出了不少外卖梗的包袱。表演者“酷酷的滕”是粉丝量2000万的大V，另一成员

天放以模仿黄渤而出名，被称为“渤哥平替”。这两个东北男生不仅节目出彩，私下的互动也充满了喜剧成分，本色演绎出什么是“暴力撒娇”“炮仗兄弟”。

补充养分

去年的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》，最令人欣喜的是，让观众见证了更多喜剧新形式，比如Sketch（素描喜剧）、漫才、默剧等。第二季节目亦在喜剧形式上有新突破。

“飞扯不可”的三位成员都是线下即兴喜剧演员，他们带来的节目《全民运动会》没有剧情，不讲故事，争取用最少的台词逗笑观众。本以为是击剑表演，结果是核酸互测；本以为是艺术体操的彩带表演，原来是火锅拌面；冰球运动其实是遛狗，还有以跨栏动作上演地铁逃票，躺平就是男足比赛……这种表现形式一边让人皱着眉头怀

疑是“什么玩意儿”，一边又让人嘴角上扬、乐不可支。节目编剧对此科普道，这属于“Black Out”的喜剧形式，也叫黑场剧，是一次只制造一个包袱的超短喜剧形式。《全民运动会》是“预期违背型”黑场剧，给观众制造预期，再迅速打破它，通过“离了大谱”的反差性，来达成喜剧效果。

还有李逗逗表演的《再见》，将女孩与男友分手后的内心独白变成了一出独角戏。这些不同的表演类型，让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2》在多种喜剧形式之间跳进跳出，构成了节目此起彼伏的节奏感。

首期节目最受好评的作品是阿奇与阿成带来的《黑夜里的脆弱》，它以“黑色emo症”讲述了阳光抑郁症的表现，道出了属于打工人的心酸。节目故事好像美剧《人生切割术》那般，一边是勤恳打工人的鸡血励志，一边是身体被掏空的绝望无助。演员能够在两种状态之间无缝切换的疯癫

感，让观众看到了金·凯瑞、周星驰等大咖的喜剧风采。表演让评委们连连叫好，那英表示自己笑中带泪，“一番接一番，快倒不上气了。”观众也产生了强烈共鸣，表示“有被刀到”“我的精神状态be like（就像这样）”。马东说，这就是喜剧的治愈能力。“喜剧最大的功德，是你说你自己的故事，但是感动了别人或者照亮了别人。”

节目制作方米未是一家生产优质内容的制作公司，从《奇葩说》到《乐队的夏天》，再到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》，它总是能够引领行业之先，甚至每做一个节目，就能撑起一个新行业。从“一喜”到“二喜”，能够感受到节目脱离了原先试水的青涩，方向明确、技术纯熟，给观众带来了喜剧新视野。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》不仅让更多宝藏喜剧演员从线下走到线上，也让优秀的内容创作者从幕后走到台前，这给予中国原创喜剧的土壤更多养分。

张炜对话俞敏洪谈写作： 每一段的生命河流不一样

记者 师文静

近日，著名作家、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做客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直播间，二人以“让我们邂逅文学之美”为主题，展开了精彩的对话。两人从《我的原野盛宴》谈到张炜的《古船》《你在高原》《独药师》《河湾》等作品，从童年阅读谈到文学创作，又从诗歌的鉴赏、阅读和写作谈及当代人的读书现状……两个小时的畅谈，二人一起回顾了张炜写作生涯不同阶段的作品以及创作历程，与读者共享文学之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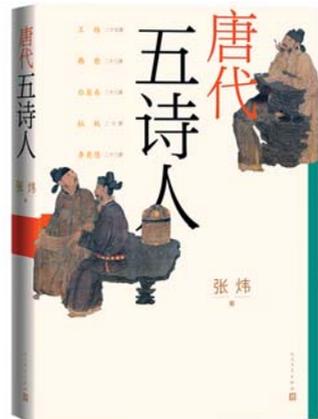
渴望拥有《古船》的纯粹和热情

对于俞敏洪来说，初识《我的原野盛宴》唤醒了他对童年的记忆。他有与张炜相似的成长经历，同样是与外祖母一起长大，俞敏洪在这部小说中感受到了久违的自然气息。他认为这部描写童年和外祖母在一起生活、成长以及和大自然、动植物和谐相处的纪实性作品，

太值得读了。张炜则称，《我的原野盛宴》除了谈到人和自然的关系，还可以说是自己和外祖母的故事，这是很真实的情感。被打动的俞敏洪说，这本书讲明白了张炜的创作营养源在哪里，这些源泉是滋养张炜后来写出那么多小说非常重要的根。

二十七岁开始写，二十八岁完稿，三十岁出版，《古船》是张炜创作生涯中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品。小说描写了胶东芦青河畔洼狸镇上几个家庭四十多年来的荣辱沉浮、悲欢离合，真实地再现了那块土地的变化。在直播中，张炜分享了他的成名作《古船》的创作体验。

张炜说：“我当时不觉得自己年轻，现在回过头看，那时候太年轻了。二十多岁拥有的纯粹、勇气、冲劲，有时候到了一定的年纪就没有了。现在是多么渴望拥有《古船》的那种纯粹、热情和勇气，有那种决然的、饱满的活力。鱼和熊掌不能兼得，现在的创作不能取代原来的作品，无论写得多么好。”张炜表示，《九月寓言》《独药师》《丑行或浪漫》被专业界视为



他更进步的力作，却不能替代《古船》，他现在回忆写《古船》的感觉，那时候心弦绷紧，整个人就像跟自己搏斗一样。“当时认为一生只写这样一本书，也值得了。”

同时，张炜借由对《古船》的感受，谈了他写作的心路历程：“三十岁左右写出《古船》和《九月寓言》，如果只跟自己比，这像是两道大坎，我后半生需要用全部力量去超越这样的小说，我要汲取、积攒极大的力量。就每个人来说，他每一阶段的作品都难以超

越。因为生活经历不一样，二十岁写的东西怎么让六十多岁、八十多岁去超越？八九十岁创造出来的东西，又是另外一种成色。每一段的生命河流不一样，感受不一样。像《独药师》，这是近六十岁的作品，给我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生命快感。”

诗学研究应回归生命本身

作为一位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卓有成就的小说家，张炜在古典文学方面的造诣颇深，从此前出版的描写苏东坡的《斑斓志》可见一斑，这本书体现了张炜独特的美学追求，展现了他以小人大、解悟人生的过程。

《唐代五诗人》是张炜近期古典文化随笔方面的著作，摘录王维、韩愈、白居易、杜牧和李商隐五位唐代重要诗人，从历史、哲学、诗学、美学、文学史和写作学的角度，深入诗人不同的精神与艺术世界，完成了现代时空下对古代诗人的关照。俞敏洪认为，张炜在《唐代五诗人》中尽可能真实

地把他们的生命和思想的两面或者多面都展示出来。

张炜的古典文化随笔的系列著作中，除了《斑斓志》《唐代五诗人》、《也说李白杜甫》《陶渊明的遗产》《读诗经》《楚辞笔记》等也深受读者喜爱。

谈及这些作品，张炜称：“我个人觉得，诗学研究最终还要回到生命本身。艺术是生命的产物，对一个人、对他的生命旅程没有搞清楚，也很难懂得他的艺术。关于陶渊明、李白等古代诗人，容易犯的一个错误，就是把他们简单化、符号化和概念化。”

在张炜看来，人性决定诗性。诗人的道德感、价值观、身份和立场，构成了他们的创作基础。“写作者除了留下时间和历史的记录，留下生命的刻痕，必然公开了自己，其间有多种多样的可诠释性。”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刘雨涵 美编：继红 组版：洛青